



长期镇【寻红】记

2025年10月23日，霜降。秋阳破雾，金桂溢香，正是登高怀古、踏访山河的好时节。赤水市老促会与市委办退休支部的老党员们，迎着晨曦，精神矍铄地登上中巴车，向着赤水东部的长期镇进发。

此行，是为追寻红九军团的长征足迹，重温四渡赤水的烽火岁月，亲眼看看渝赤叙高速公路的建设热潮，触摸长期这座古老乡场的时代脉搏。

车行伊始，赤长公路白云乡花土段因塌方施工封路，我们便绕行平滩村的通村公路。山路蜿蜒，却让窗外的田畴竹影更显真切。待转入马合公路，长期镇的轮廓渐次清晰：箭滩红军战斗遗址、红军纪念碑、战斗遗址研学室、红军渡口等，这些散落山间的红色印记，如同时光的坐标，静静等候着我们，要将九十年前的壮烈往事细细铺陈。

1935年1月，中央红军离开遵义，兵分三路向北疾行。25日，红九军团归入右路纵队，在罗炳辉、蔡树藩、黄火青等将领率领下，经程寨、石堡寺直取官渡；次日，红九军团沿习水河岸向合江推进，行至箭滩时，与川军徐国宣部狭路相逢。河谷狭窄，枪声震谷，罗炳辉亲临前线督战，红军将士浴血反击，打退敌军数次冲锋，因救援蜂拥而至，为保全有生力量，军团将士接令冒雨顶寒，连夜架浮桥渡过习水河，翻二郎坝大山，于27日抵达古葫(今葫市)。随后，经大金沙从陛招渡赤水河，在穿风坳一线阻击从复兴追来的川军。

伫立箭滩红军渡口，只见习水河清澈见底，潺潺水声似在低语。走进箭滩战斗遗址研学室的老木屋，斑驳土墙承载着岁月的重量。墙上悬挂的《红九军团箭滩战役记》与《心灯的故事》《铜圆填满卜主心》等文献与故事，字里行间皆是烽火中的赤诚与温情。整齐的桌凳前，仿佛仍能看见红军指挥员凝神分析战况、从容部署战斗的身影。长期镇党委书记胡群介绍红军将士的英勇无畏与军民鱼水深情，令在场的老党员们动容。步行至箭滩红军战斗纪念碑前，我们驻足瞻仰。碑身巍峨，“红军精神，励我前行”八个朱红大字遒劲有力，它既是长期镇百姓对红军功绩的敬仰，更是对后辈的殷切嘱托。大家深知，今日的岁月静好，皆源于革命先辈的牺牲奉献。作为老党员，更应传承红色基因，赓续红色血脉，以坚韧不拔的信念，直面前行路上的风雨，把革命精神融入家国情怀，为民族复兴贡献余热。

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”我们虽已退休，但初心未改。作为共产党员，要认真践行老区精神，以“爱党信党、无私奉献”的品格，“自强不息、开拓创新”的姿态，继续发光发热；作为老促会会员，更要秉持“无私奉献、勇于担当、根植于民”的理念，为赤水老区的振兴发展建言献策，用实际行动诠释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”精神。

从红色遗址乘车到渝赤叙高速公路樟柏岩隧道施工现场，机械的轰鸣划破山间宁静，工地上一派热火朝天。作为贵州段起点工程，这条全长5.82公里的隧道(贵州段3170米)，是整条高速公路的控制性节点，其顺利进洞，标志着项目攻克了首个难关。据悉，渝赤叙高速公路贵州段全长54.430公里，双向四车道、设计时速100公里，途经赤水境内长期、葫市、旺隆、复兴、大同等镇，预计四年后通车。届时，赤水东部五镇的交通瓶颈将彻底打破。这条“快车道”不仅会激活沿线旅游与资源，还将推动川渝黔交界地区从“地理边缘”跃升为“开放前沿”，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澎湃动能。

当车行至石笋场，看见习水河上的石笋大桥墩如巨笋破土，钢筋骨架在阳光下泛着银光，混凝土搅拌机倾泻出滚滚浆流，桥墩正节节攀升。望着这钢铁巨龙的雏形，不禁想起当年红军用麻绳捆扎的浮桥——同样是跨越天堑，昔日的血肉之躯化作今日的机械洪流，竹筏摆渡升级为天桥飞架，时代的变迁在这跨越时空的对照中，显得格外震撼。

长期镇，曾因溪流缠绕得名“缠溪”，后更名“长期”。撤区并乡时箭滩、长期、石笋三乡合并为现今的长期镇。它早已从昔日的小乡场，发展成为赤水第二人口大镇、农业大镇。这些年，镇党委、政府带领群众深耕乡村振兴：抓红粱、竹业、石斛等特色产业，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；完善道路、供水、通信等基础设施，让乡村更宜居；推进“两污”治理、危房改造，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。如今的长期镇，街道宽敞、房屋亮丽、市场繁荣、民风淳朴，群众脱贫致富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胡群满怀信心地说，长期镇正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处，将以高速公路建设为契机，认真编制好“十五五”规划，做强农业产业，打造好月亮湖旅游景区和高山休闲旅游度假区，发展餐饮、民宿等配套产业，加大招商引资力度。再过几天，凤仪村百万羽蛋鸡全产业链项目就要开工，这是高速公路落地后首个上亿元投资项目，为长期镇“筑巢引凤”打响了头炮。我们坚信，凭借深厚的红色底蕴与交通优势，长期镇必将成为赤水东部片区的交通枢纽，一颗璀璨明珠即将在群山间绽放光彩。

行程途中，中巴车顺习水河而下。两岸翠竹摇曳，长沙镇至白云乡的河道治理工程如火如荼，农民新居在树荫间若隐若现，勾勒出新农村的美丽画卷。雨后的习水河略显浑黄，却倒映出两个重叠的世界——一个刻满弹痕，一个布满车辙；一个用草鞋大量信仰，一个用轮胎追逐梦想。而这条奔流不息的河流，既是红九军团战斗的见证者，更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，将红军渡口与高速大道，编织成生生不息的时空经纬。

霜降已至，深秋将去，天气渐寒，但老党员们的心中暖意融融。这场兼具红色洗礼与发展观摩的旅程，让我们深受教育，满载收获。我们将带着这份感动与振奋，继续传承长征精神，弘扬老区精神，发挥余热，为赤水老区的振兴发展，为中国梦的早日实现，添砖加瓦，不负韶华，不负先烈。

大娄山

乡土黔北

张维

大娄山上柿子红

大娄山的深秋，是柿子的主场。当秋风渐凉秋雨洒落，天气清冷而灰暗，山色逐渐萧条，绿意在凄风苦雨中退场，而那漫山遍野的柿子树，便成了天地间最浓烈的一抹色彩。

夏日里，柿子树平凡无奇，宽大的叶、细碎淡绿的花，默默隐匿于万绿之中，没什么特别，一点点也显不出它的独特风采，更不能迎来文人墨客的称颂。

然而，经秋风一吹秋阳一照，柿子树宛如被唤醒的精灵，一夜之间，满树柿子红透，变得出类拔萃了。纵然绿叶还未凋零，那红红的柿子已经在绿叶间藏不住娇羞，露出绯红面庞，带着青涩与喜悦，悄然探出身姿。“和羞走，倚门回首，却把青梅嗅”这诗句中的婉约与灵动，恰似此刻柿子的模样，于含蓄中透露着无尽风情。

柿子树多高大挺拔，树枝蜿蜒，形态奇特，淡定闲适地长出了柿树百态。故乡的秋天是柿子的模



天下，因柿子而鲜活。那一个个鲜艳的柿子，似孩童红扑扑的脸颊，又像屋檐下串串喜庆的红灯笼，摇曳在岁月的枝头。如果禁不住果子的诱惑，你去采摘来吃的时候，满口的酱涩味让你欲罢不能，张开嘴巴闭不拢，闭拢了就张不开。

初尝柿子，或许会被那满嘴的涩味惊倒，但这何尝不是一种独特的体验？你大呼上当之后明白，它在告诫我们，莫要被表象迷惑，耐心等待，方得美好。

随着秋意渐深，柿叶如火般绚烂，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盛景在大娄山上演，让人想到“山青花欲燃”之类的诗句。此时的柿树枝干遒劲，红叶纷飞，红柿高悬，宛如一幅天然的画卷。

寒风吹落树叶，光秃秃的树枝上挂满火红的柿子，在萧条黯淡的冬天里显得分外耀眼。火红的柿子不畏风霜雨雪，不惧严寒酷暑，它们无意在果实繁茂的秋

天争宠炫耀，而喜在寂静落寞的冬天傲霜悬垂。火红的柿子点亮了寒冷的冬天，渲染了单调的底色，让人心中升腾起火热的憧憬。

红叶随着秋风凋零殆尽，树上的柿子就显得更加光鲜亮丽、璀璨夺目。这时的柿树，那姿态婆娑的枝丫、蜿蜒的枝干、红红的果子，是最吸引画家和摄影家的时候。他们纷至沓来，用画笔与镜头，捕捉着柿树的美，记录下这秋的韵律。

大娄山的老柿子树，往往栽种在房前屋后、田边地角，不施肥除草，让其自由生长。那如鸡蛋般大小的柿子密密匝匝缀满枝头，红彤彤地悬挂枝头，俨然一道夺目的风景。柿子经冰霜寒风侵冻，硬实的柿子一下变软了、变甜了，不失为美味佳肴。

如果你在柿子树下张望流连，主人发现了你的心思，会慷慨大方地说，喜欢吃，就尽管摘吧。如果你提出购买，询问多少钱一斤，

他们会说，你看着给吧；或者会说，吃露水长的，要什么钱哦，你不摘，还不是被那些雀鸟吃了……

乡亲们质朴的回答、简单的的话语，满含着大娄山人的热情与豪爽。这柿子生于天地间，吸日月精华，无化肥农药之扰，是真正的天赐佳果。红透的柿子不仅模样可爱，味道也非常不错，如蜂蜜一般甘甜，名副其实的纯天然水果，让人放心大胆地享受。

人们对柿子的喜爱，还将成语“事事如意”化作“柿柿如意”，表达吉祥祝福，赋予了柿子更深的文化内涵，它不仅是口中的美味，更是心中的美好祈愿。

人在树上摘柿，鸟在枝头啄果，动静之间，既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图景，更是丰收的欢歌。

大娄山的柿子红了，红出了一片绚丽秋色，点染了灰蒙的秋色，点燃了游子心中的归乡之路。那浓浓的乡愁，也在这红柿的映照下，愈发深沉而悠长。



烟雨乌江寨

马云才 摄

生活散记

李孟翔

陪父亲登衡山

南岳衡山位于湖南省中部偏东南部，素有“中华寿岳”“五岳独秀”的美誉，是国家5A级旅游风景区。我虽在南岳区工作多年，陪过不少客人，但陪父亲登衡山却是第一次。

刚下班我们就动身出发，进得山来，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、沁人心脾的馨香。这是怎样的一种香呀，它既有菊花、月季的甜香，也有香火焚烧后的檀香，更有各种不知名的野花尽情散发的清香……它们混合在一起，让人如饮醇浆。夕阳给神奇美丽的南岳衡山笼上了一层清新而神秘的面纱，使它生出无限韵味。

为了享受这份凉爽洁净和清新的空气，我们放慢脚步，边走边聊，走走停停，大约个把钟头后，来到了忠烈祠。夕阳下的忠烈祠显得格外穆静，想起安息在这里的将士们，曾经刀光剑影、血雨腥风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和悲壮。

再往上走，传来悠悠的木鱼声，我们缓缓地循声踱去。那是从一座古寺庙里飘出来的，走近一看：玄都观。据传，玄都观历史悠久，数度兴废。而今，道观门口的那副对联“遵道而行，但到半途需努力；会心不远，要登绝顶莫辞劳”还在不断启发和激励着后人。

我们在门外的石阶上坐下来稍作休息。坐于夕阳下淡淡

的馨香里，真有一种飘然欲仙的感觉，所有的烦恼和忧愁都被这种氛围所净化。

我听过克莱德曼的柔情夜曲，欣赏过高山流水的古典音乐，但它们都没有给我如此深层次的满足，似乎拽住了我的内心和脚步。这也许就是传说中那幅亘古永恒的画卷吧？

我陪着父亲慢慢地攀登，觉得十分惬意。一些平时看来十分恼人的事，退步思量原来极简单；一些平时不能圆通的事理，也

能于心平气静之时顿悟，这也许就是一种“禅意”吧？

“听静夜之钟声，唤醒梦中之人，观澄潭之月影，窥见身外之身。”在这深山之处，傍晚时分，远离红尘，告别琐碎生活里的喜怒哀乐，使人的灵魂得到过滤、净化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领悟生命的意義。

边想边走，不知不觉已到了“转运亭”，不管上山还是下山的车辆，都要绕过这个亭子才能继续前行。据传当年韩愈游衡山遇连绵秋雨，在此祈祷后云开天晴，故也叫“开云亭”。父亲已是耄耋之年，一生与人为善，宽宏大量，至今依然腿脚灵便，身板硬朗，这也唤起我回首天涯归梦、俯仰千古悠悠的无限感慨。

我惊讶于父亲作为一位地道的憨厚农民，竟能说出如此富有哲理的话来，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“触景生情”吧？

几番攀登，终于到达祝融峰，放眼暮色下的隐隐村庄和万家灯火，一幅“祝融万丈拔地起，欲见不见轻烟里”的图景。深深地吸一口山顶清新的空气，想着能陪同年迈的父亲登顶寿岳衡山，为他祈福求寿，幸福快乐的感觉像这落日余晖一样，洒满人间大地。